挖土豆

陈年喜

今天阴天，正合适挖土豆。

想起来，我已经有好多年没有挖过土豆了。土豆年年种，年年挖，这些活儿都由爱人书霞一个人在家完成。在我的老家，至今还在种着的作物只剩下两种，玉米和土豆。豆子和高粱虽然偶尔也种，少得可以忽略不计。土豆和玉米都是当年种、当年收，收种两急，产量又高，特别费时费力。

我家还剩下两亩平整些的土地，山坡地都荒废掉了，荒草蔓延，长出了杂树。剩下的两亩地，2/3用来种玉米，1/3种土豆，它们的收成刚好够我们全家吃一年。到来年春夏之交，玉米告罄时，土豆也正好吃完，它们竟是那么匹配。玉米粥里煮土豆，是我们这儿最传统的吃法，也是重要的主食，不知道延续了多少年，却总是吃不腻。关于它们，关于荒烟蔓草的时光，可以写一篇长文，其中有生活，有生死，有无数故事，这是最长最厚重的人间信，以后我要专门说它。

在一些地方，比如青海、内蒙古，还有西藏，土豆大多单种，自成体系，我们这儿的方法却是套种，一行玉米，一行土豆。这样种法的坏处是玉米会减产，但土豆一点也不会受影响，甚至更高产。为了不影响一年的收成，家家会单种一片纯玉米弥补损失。单纯种玉米，产量高，也会早熟一些。挖完了土豆，再也没有谁争夺养分的玉米还有3个月生长期，冒顶花，抽红缨，一路向着丰收穷追猛赶，当然，赶也赶不上了。

玉米叶子挂着露水，才挖了两行土豆，头发、衣服就全打湿了。天晴天阴，玉米叶子都挂满露水，哪怕是最干旱的时候，也是这样。这是玉米的密码。土豆在种下时，种子埋得很深，成熟时，却很浅，锄头轻轻一刨就出来了。这是土豆的密码。庄稼都有不为人知的秘密与法则。土豆喜欢沙地，透气性好，长得更好，但我们家的两亩地都是黄泥地，这就苦了土豆，挖出土来，一身泥，要待泥巴干了水分，才好去除泥土。土豆要轮种，去年种了土豆的土地，今年就不能再种了，会影响产量。不像别人家，有泥地，也有沙地。我家轮来轮去都是泥地，但我发现，黄泥地种出的土豆口感更好。



说到沙地，不由想起了定西。有一年，去迭部，在定西转车，在香泉镇，那是我见到的真正宏大的挖土豆场面。拖拉机走前面，犁铧闪烁，土豆像浪花一样翻涌而出，远远看去满地干净花白的土豆，蚕宝宝似的。关川河静静流淌，村舍仿佛一地积木。这是我从没见过的土地，几乎没有泥土，全是砾石，大者如拳，小的如豆。这样贫瘠的土地，长出了最好吃的土豆，真是奇迹。在车站前的小食摊，我要了3个烤土豆，口感醇香浓郁，真的是粉、糯、沙、甜。上车离开时，我突然想起了那首著名的“秦腔花儿”《洋芋花赛牡丹》：“烟囱的青烟环绕着老院子在打转/就像我的思念紧靠着山的那一边/一直很想吃奶奶做的饭/爷爷在山坡上总把这秦腔哼两段/骨子里的倔强就像这山峰一样/祖祖辈辈努力让命运改变……”

挖土豆看似简单，其实是个技术活，很考验方法。首先要找准下锄的位置，必须从窝与窝之间的空当下锄。找不准位置，当头一锄下去，土豆有一半就被挖伤了，挖伤的土豆很快会腐烂。所以，在挖新土豆的季节，总有吃不完的破土豆、烂土豆。无论怎样小心，总会有土豆被挖破，而且大多是大个的，让人心疼。为了不让它们白白烂掉，人们创造出许多吃法，炒土豆、煮土豆、炸土豆、焖土豆。一日三餐，土豆成为一季主打。初出土的土豆怎么做都好吃，但随着时间推移，味道会渐渐淡下去。所以，吃土豆，也要趁新。

土豆挖出来后要及时捡回家，否则见了太阳，会发绿，口感变得很麻。为什么会这样，没有人搞得清楚。这种麻感，多少作料都无法改变。如果家里养了猪，可以喂给猪吃。猪有没有麻感，它不说，人没办法知道。人能知道的是，吃一月土豆，猪会猛长出一身肉，比平时两个月时间都长得多。

小时候，家里种土豆，一种好几亩。到了收获时，父亲在前面挖，我在后面捡。白花花的土豆仿佛怎么也捡不完。天气真热啊，太阳光像针一样扎在皮肤上，头皮上像搁了一块烙铁。我就折一片泡桐树叶子顶在头上，泡桐叶子硕大，却单薄，不一会儿，叶子就蔫了，就再折一片叶子顶上。泡桐树叶子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和桐花的香气一模一样。桐花把香气都留在了叶子里。我听见风在对面山上吹来吹去，把树叶吹得云翻雨覆，却死活不肯吹过来，吹进玉米林里。

今年雨水好，至少能挖500斤土豆，家里放不下了，就把它们堆在摩托车棚子的地上。摩托车崭新，土豆也崭新，崭新得让人安慰、舒心。到了冬天，有一些土豆要用摩托车载到县城里，成为漫长冬天里人们的蔬菜和主食。

这几天，在银川做理疗的朋友来家看我，也正好帮着挖土豆。他说，好奇怪啊，你们这儿的土豆怎么个个又白又净的，光鲜玉润得像个美人！

朋友的话，猛然将我带到了时光的远方。那一年，在山西雁门关，时间在4月间，无边的土豆正在长，我们几个人下了长途火车，往一处山上赶。天就要黑了，古长城上最后一抹落霞渐渐暗淡。在一条小街上，我们一家一家找旅馆和饭店，在街道西头，终于找到了一家。开门迎客的，是店家土豆花一样漂亮的女儿。

写作者是怎样的人

吕 四

一个喜欢写作的人，字词对他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因为，字词具有独立的生命。书写者往往是被字词拖曳着的一条长长的斜影。

譬如，分行文字不一定是诗，但分行文字的语势，却可以诱发诗意，让书写者不由自主地去选择意象、去营造境界。一个写作者一旦进入语境，就再不能为所欲为。虽然是书写者创造了作品，但作品一经完成，它便有了属于自己的生命。作品有它自己神秘而广泛“生发”的命运。

卓越的字词，是对书写者先天才智和后天修养的双重回报：字词之于先天才智，是率性醉人的叹息；之于后天修养，则是意味深长的沉吟。二者有本质上的区别。叹息，是本能，是抒情；而沉吟，是理性，是思考。也就是说，书写者的光荣与梦想，是建立在二者关系的融合与消长上的。

同时，也应该承认，字词是有基因的。

一个出生在平原的人，见到巍峨的群山，可能会有一种阴森森的感觉。在这方面，歌德曾说过：“从根本上说，人只能适应他出生的环境。”写作者的书写也是这样，文字也有着自己的来路——生活的环境决定着、至少是影响着书写者的文字风格——我是嚼着青杏长大的，所以，即便是状写幸福的字词，也带有酸涩味道。钱锺书是书斋中人，即便是写放达的小说，也多是“字话”，有不容分说的闲逸与从容。至于歌德，由于他长期担任魏玛宫廷剧院的院长，缱绻温柔的诗句之中，也常常有说教的文字。

奇怪，一部字词平凡的著作，反而有非凡的情感含量和思想品质。比如巴金的《随想录》，比如埃林·彼林的乡土小说。

对此，博尔赫斯在《读者的迷信伦理观》一文中，有经典的论述：具有不朽禀赋的作品，经得起印刷错误的考验，经得起拙劣译本的考验，也经得起漫不经心的阅读的考验，它不会因此而失去其实质精神。

所谓“实质精神”，可以诠释为事物生成的内在规律、时代的发展趋势（时代精神）、人性存在的本质特征，即反映对象的内在品质。也就是“客体”自身的情感含量、文化含量和思想含量。

客观事物内在品质的挖掘与揭示，当然需要借助于字词，但它绝不依附于字词。字词的制胜点，在于生活的深度、情感的力度和思想的高度。换言之，在于是不是把握了时代的脉搏、捕捉了生活的内核、尊重了客观的规律和呈现了事物的本质。

所以，属于书写者的自由是有限的——字词的独立存在，迫使其不得不拼命地去捕捉字词的“余影”；而事物本质超然于字词之上的独立存在，又使他不得不牺牲字词的所谓“纯洁”，而进行“意义”上的苦苦追索。前者是为了汲取“生发”的张力，后者则是为了获取存在的理由。所以，合格的书写者，不仅是自觉的文体家，更是现实的观察家、时代的记录员和思想的贡献者。

在时间深处，书写者往往是一些自律和有节制的人。因为精神的使命，让他不能任性，而是要让字词的使用服从于生活的内容、让自由的书写服从于对客观事物准确的反映。

文思

筑路者的心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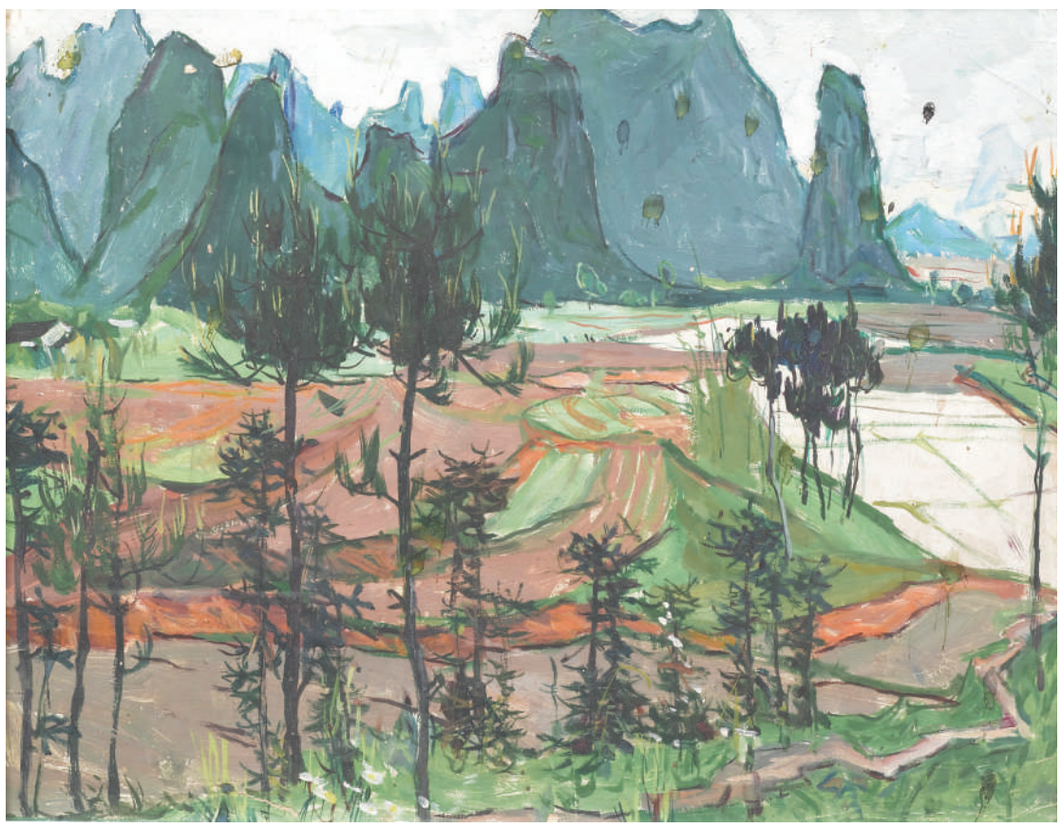
杨丽丽

他们把晨光拧成汗巾
系在晒得黝黑的脖颈
铁锹扬起时
我看见泥土里
藏着一个季节的虔诚

道砟是散落的标点
钢轨是拉直的分行
他们弯腰的弧度
刚好接住
从云层漏下的月光
每一块模板都记得
他们掌心的温度
怎样让冰冷的混凝土
长出了路的形状

风里裹着沙砾
也裹着他们的交谈
话题总绕不开
下一段路基的走向
像绕不开
家里孩子的书包
和老人的衣食

当暮色漫过脚手架
他们望着延伸的钢轨微笑
那笑容里没有诗句
却让每一寸新铺的路
都有了心跳
原来最动人的抒情
从不是笔墨的轻响
是他们把脚印
种在了轨道延伸的方向



◀油画《阳朔近郊风景》，作者罗尔纯，中国美术馆藏。

大地

本版邮箱：dadi@peopledaily.cn
本版责编：张珊珊
欢迎广大读者来稿。来稿要求为原创首发，非一稿多投。

“心安所”

杨舒然

从窑房村下来的时候，将近上午11点钟。那些墙上画着漫画的农舍还在脑子里转，车轮已经拐上了去柒零村的路。

一路下来，有点口渴，发现街边有家店。

“老板，有木瓜水吗？”我停车进店。蒙自这边的木瓜水很不错，还会加玫瑰花瓣。老板娘点了点头：“有，马上给你做。”

我打量周围，店外有3张桌子，店里只有两张桌子，坐满了人。门口每张桌上都有一只炭火盆，盆上架着铁网，上面挤挤挨挨躺着土豆和豆腐。

“来，木瓜水好了！”老板娘在取餐口喊。我赶忙去取餐。正好走了一位客人，我坐了下来，把冰冰的木瓜水放在靠近炭火盆的位置。有一位专门照顾炭火盆的嬢嬢，正用筷子翻着土豆、豆腐，动作利落。

我看得入了神。等回过神，凑过去问道：“嬢嬢，这叫什么？”

“我们这边嘛，叫烘豆腐。”

“嬢嬢，我是来旅行的，请问这是哪里呢？”

“这里叫心安所。”

——心，安，所。我在心里重复了一遍。

来都来了，不如也尝尝当地的小吃。可，怎么吃呢？我看着旁边的大叔，他夹起一块烘豆腐，掰开，在蘸料里滚一滚，送进嘴里。大叔见我在看他，笑着侧过身来向我示范了一遍。大叔说：“蘸料在取餐口放着，有汤料，也有干碟，豆腐掰不掰都行。”

我照着他的样子，夹一块豆腐，在蘸碟里滚一滚，送进嘴里。烫、香、辣，然后是一种从喉间慢慢漾开的滋味。炭火的热气烘着脸，食物的暖意从喉咙一直漫到胸口，整个人都从旅行的困倦里醒过来。这时，再来一口木瓜水，舒爽！

烘豆腐和烤土豆都是5毛钱一个，我开始大快朵颐，数着吃的个数。有些好奇，火盆桌上有几把干苞谷粒，也没见拿来“烘”呢？吃完饭结账，我才知道，黄澄澄的苞谷粒是拿来计数的。吃一块土豆或者豆腐，就放一粒在碟子边上。真是有趣、朴素，没有人盯着你吃了多少，全凭自己放。

离开前再回头，发现店是有招牌的，上面挂着“新安名特小吃”几个字。原来是新安所，不是心安所。但我还是愿意叫它“心安所”，它让我的心安安稳稳地落了下来。

焦屑飘香

戴永瑞

江苏盐城西乡属于里下河水乡地区，这里有大纵湖湿地公园，水质优，土壤好，盛产小麦、稻米。在这里有一句俗语：“六月六，吃块焦焦养块肉”。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农历六月初六清晨，每家都会泡上满满一大碗焦屑。浓香弥漫了那个清早，伴随着栀子花香和秧苗的清香，定格在我的记忆里。

六月初，家家将备用的麦子或糯米炒熟了，它们积淀许久的香味爆发出来。炒熟之后，再碾碎，成屑粒状，就是焦屑了。那阵子，在我们村里，到处都是这样勾人的香。

六月六的早上，饭桌上搁着几只大碗，妈妈早早就用香油白糖泡好了焦屑。不等妈妈叫，我们就惊喜地跳下床，抢着挤着，端着碗，呼啦啦吃起来。妈妈赶忙提醒我们，慢吃，呛人哩。妈妈说，六月六，吃块焦焦养块肉。我们弟兄几个就数着，算着一块、两块、三块。认真的神色，让大人们取笑了好多天。

人们外出时也喜欢带着焦屑，饿了的时候舔上一口，焦屑仿佛能化成无穷的力气，注满全身。干完活回家，肚子饿了，不等盛饭，先泡一碗焦屑垫饥是最好不过了。大多喜欢加一勺白糖，再加点香油，用开水冲泡，再用筷子不住搅动，焦屑自然的香味又一次迅速激发。家里有三五岁小孩的，半夜饿得哭醒了，泡上一碗焦屑，放些红糖，滴上几滴香油，孩子就安稳下来。

上高中的时候，住校，一个星期才能回家一次。那时的焦屑多用糯米加工，味道要比麦子加工的香得多，糯得多，甜得多。每次妈妈将焦屑装进袋子里，让我带到学校。我总是将几勺焦屑放在稀饭里搅动，就着妈妈做的咸菜，吃得香。

现在的水乡成了名副其实的“鱼米之乡”。水产品如大闸蟹、青虾、白螺蛳等远销各地，有眼光的人甚至已经瞄准了焦屑，将它制成特色代餐食品销售。前几天，到城里好友家做客，闲谈之余，看到他家有袋装焦屑，我和他不约而同喊出声：泡一碗焦屑！我们发自内心笑着，都像回到了童年，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乡。水乡的气息，草木的清香，一下子从记忆深处满溢出来。

多味斋

红毯上的归途

胡国栋

食堂门口那条防滑的红毯，铺了有两三天了。雨天的泥水把颜色洇得暗了些，边角也磨出了毛。

雨淅淅沥沥下了一整天。张队长从食堂出来，一脚踩上去，步子微微一顿。

“侯哥。”他朝身后的侯教导员招手，“你看这毯子。”

“食堂有心了。”侯教导员点点头。

“上次我们接学生的时候就是从食堂借的这条毯子。”张队长笑了笑，“看到这个老伙计，我突然有个想法。”

雨声里安静了片刻。

“前些日子，咱们队喜报不少。400米障碍跑破了纪录，建模拿了特等奖，论文也上了刊。可这群小子，热乎劲儿来得快，去得也快。期末月一到，那股劲儿又要散了。”

侯教导员说：“他们做事，确实是一阵一阵的。”

“奖也发了，旗也挂了，我心里总觉着欠点什么。刚才我想，不如给他们搭个台子，让干事的人，出来露露脸。”

侯教导员没说话，目光落在那条旧红毯上。半晌，他抬起头，与张队长相视一笑。

当天下午，雨还没停。两人把团支部几个骨干叫到队部。

“走红毯？像明星那样吗？”一个骨干打趣地问。另一个骨干皱了皱眉：“是不是有点张扬了？”

侯教导员接过话：“去年有个毕业学员跟我说，他想不通，埋头做事的人，好像没人看得见。”

“那我们怎么组织会比较好？”有人问。

“不复杂。”张队长说，“我记得库房有条红毯，拿出来铺到走廊里。两边挂上受奖同志的照片。仪式那天，让他们走上红毯，我和教导员在荣誉室给他们戴绶带。”

“库房那条毯子不够长。”团支部书记说。

“食堂那条，能不能先借过来？”

“食堂的红毯……”团支部书记顿了顿，“边儿都破了。”

“破了好。”侯教导员接着说，“不要忘本嘛。你们刚来学院的时候，不就是它把你们接进来的？”

接下来几天，团支部的几个人忙活开了。给受奖的战友挨个戴上红绸花，拍了照，照片端正地挂在走廊两侧。灯光往墙上一打，一条普通的走廊，竟有了些小小的辉煌。

新红毯从照片墙中间铺过去，一直抵达荣誉室门槛前。旧红毯接在最后那一截，边角磨得发亮。两条毯子拼在一起，仿佛是两个时代碰了面。

走红毯那天傍晚，雨停了。受奖的同志挨个踏上红毯。主持人在一旁念名字和荣誉，每念一个，走廊里就爆出一阵欢呼。有人高声喊了句：“我们班的！”声浪在走廊里来回撞。走到红毯尽头，张队长和侯教导员迎上去，亲手为每一个人戴上绶带。

最后，大家聚在荣誉室里，主持人让受奖代表讲两句。推让了几圈，目光落在了倪轩身上。他刚打破了学校400米障碍跑纪录。倪轩站起来，扶了扶绶带，挠了挠后脑勺，说：“那条旧毯子我天天踩，也没太在意。今天踩上去，才发现……”他停了一下，声音低了些：“像是回家。”

掌声响了很久。

张队长走到前面，示意大家安静。他清了清嗓子：“倪轩说像是回家。对，就是回家。我和教导员办公室的门，始终为你们敞开。路还长，咱们慢慢走。”

侯教导员走上前，说：“我补一句——刚刚进来的时候，是让受奖的战友走红毯。但今晚，这条红毯也是给咱大家铺的。一会儿所有人都上去走一走。”

掌声又起了，比上一次更响。

陈瑞和两个队友落在最后。他们组在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时熬了3个大夜，方案改了好几版，最后就差一点入围。陈瑞在旧毯子边站了一会儿，抬头看了看走廊尽头，拍了拍队友的肩膀：“走，咱也上去踩踩。沾沾喜气，下次绝对拿下。”

“好！”3个人踩了上去。一步，一步。

走到宿舍门口，陈瑞又回头看了一眼。旧毯子上，深浅不一的脚印叠在一起，分不清是谁的。